

改正

書經集註

二

庫	文	閣	內
二 七 五 函	二 〇 六 一	五 八 一	漢 書
架	冊	號	類

漢書門			
五	三	二	〇
八	五	六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1
冊數	58 (12)
函號	275 242

卷二
大鼎謨
臯陶謨
益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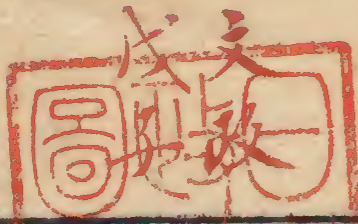
書經集註卷之二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叙其君臣之間喜言善政，以為大禹臯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帝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

命教祗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禹稷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



考證補用與籍

淺草文庫

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放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

敏德。

曰。以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

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
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為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此類固為甚明。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

遠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遠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為是。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
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
成百志惟既罔違道以于百姓之譽罔弗

天保
癸卯
安政三未

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音樂

洛弗符
勿反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密也。微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在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弗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土。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

逸樂。則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肯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

寬政
丁巳

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俾勿壞

於音鳥

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而土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如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惇

典敷敘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薰督也威舌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强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

思初安能惟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巳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爲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

賴時乃功

治去聲

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人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二載耄期

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耄莫報反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

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

天保
癸巳

勝任民不依歸。惟臯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臯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臯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臯陶。名言於口。固在於臯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臯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臯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七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

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十孔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

言惟此臣庶無或有于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臯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

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

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
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疎也。
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
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
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
必刑。即上篇所謂皆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
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
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
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
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
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
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
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
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

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
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纏遏
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行洋溢。漸涵浸漬。有
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與起於
善。而自不犯。千有司也。皋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
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已
功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
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
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帝曰。來禹。洛水儼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

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
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
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已。不敢以為非已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

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懋。古通用。懋。盛大之意。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歷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

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並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旣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

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尼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主

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

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著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况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母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

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

有勳。

蠢尺尹反

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敷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徂，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成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忘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

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
 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
 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
 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
 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
 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
 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

苗格

苗音介。旻音民。誠音咸。慝
 惕德反。矧音晒。羽王遇反。

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
 贊佐。届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
 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
 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
 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
 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
 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
 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恣慕之深也。負
 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
 不敢以為父母之慝也。祇敬。載事也。瞽。長老之稱。
 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
 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

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
馨馵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
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
而况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
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出日班師。入日
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誕大
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千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
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
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
敷。苗之來格非以舞于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
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于羽之舞。雍容不迫。有
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
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
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皋陶謨

今文古
文皆有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
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
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
兪

稽古之下。即記皋陶之言者。謂考古皋陶之言如
此也。皋陶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

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臯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求則非淺近之謀。厚叙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轉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臯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又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臯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臯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祇承千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臯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臯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

和
矣
矣

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
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知
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
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
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禹言三凶
而不及鯀者為親者諱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
臯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
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
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
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

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
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
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
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
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
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
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
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
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疆勇而好義也而轉
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
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
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書經集註

卷三

六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
亮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浚音峻

宜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小大之不同。三德而爲大夫六德而爲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繫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翁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

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廣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疑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

無放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

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

事懋哉懋哉

哀音中

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哀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

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王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爲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

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不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思曰之日當作日。襄成也。皋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爲致之於行。信可有功。皋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益稷

今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皋陶謨。帝曰來。禹女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

冊以作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
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禡益稷二
人佐其成功
因以各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
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
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
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
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

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

師汝昌言

汝音茲墊都念
及畎古法反

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
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臯陶之謨
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曰勉勉以裕事功而已觀
此則上篇禹臯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
也如何者臯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
水泛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墊
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
泥乘輶山乘櫟也輶史記作輹漢書作輶以板為
之其狀如箕適行泥上櫟史記作橋漢書作櫟以
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

古詩經集註 卷三
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涌不洩，泛濫瀰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日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鱉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澮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徒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

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勉，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臯陶以其言爲可師法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勳，丕應後志，以昭受

上帝，天其弔命用休。

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

寬政丁
已所試
三本

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者。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彌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詠。以見彌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兪而然之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

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

寬政
庚申

言汝聽

黼音甫黼音弗出尺類反

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下文翼為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轉翼也。猶孟子所謂轉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宜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宜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雌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緇鄭氏讀為黻。紕也。

紕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繪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禮。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毳冕五章以虎為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叙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

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
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
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
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
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樞以記之。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識音志，颺音
揚，否俯，久反。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
舜所聖者時是也。在是指忠直爲言。侯射侯也。明
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
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
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
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爲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
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雉侯、豹侯、卿
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
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楚朴也，
即朴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
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
孝悌睦姻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
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
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

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憤悱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即龍之所與而此命伯禹總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

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旋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曰。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爲誕慢。日進

於無功矣。豈特庶
頑讒說爲可慮哉。

無若丹未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
夜頡頏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
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
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迺有
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

乃功惟敘皇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頡鄂格反呱音狐

漢志堯處于朱於丹淵爲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頡
頏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鼻湯舟之類朋淫者
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
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
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
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愚
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
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
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
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
及四日卽姓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犬也

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爲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服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追也。九州之外追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甸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

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叙旣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未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

夔曰鳧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啟

笙鏞以間鳥獸踳踳箛箛九成鳳凰來儀

憂訖點反鼓音桃祝
目六反鼓偶許反

憂擊考擊也。鳴球主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祝敔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狀如伏虎背。

上有二十七鈕。鐳刻以蠶櫛之蠶。長一尺。以木為之。如作也。擊祝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櫛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誦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踳踳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踳踳然也。箛古文作箛。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箛。箛。季札觀周樂。見舞箛。箛者。則箛部。蓋箛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箛。故先儒誤以箛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

以九叙。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為鳳。其雌為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教。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虛為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陰。陽。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凰。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踳踳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况舜

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節者。曰。德至矣。蓋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茂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于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為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皋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曰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皇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牽合不通。今

皆不取。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天樂以合為王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寬政

丁巳

丙辰
安政
三年未試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

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

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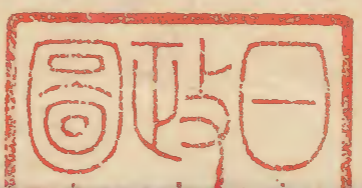
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

取果反

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

明音
芒脞

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臯陶曰。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謾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臯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臯陶言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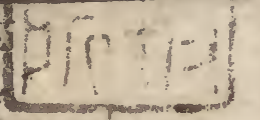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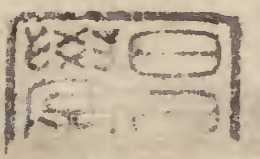


書經集註

卷二

三

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情懈怠也。墮傾圯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臯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書經集註卷之二終

